

在哪里写作（之五）

■刘庆邦

在国外写作

国家改革开放以后,我曾先后去过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日本、埃及、希腊、意大利、丹麦、瑞典、冰岛、加拿大、肯尼亚、南非等二三十个国家。去了,也就是浮光掠影地走一走,看一看,回头顶多写上一两篇散文,或什么都不写,就翻过去了。我从没有想过在外国住下来写作。可到了 2009 年春天,美国一家以诗人埃斯比命名的文学基金会,邀请中国作家去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写作,中国作家协会派我和内蒙古的作家肖亦农一同前往。

我们来到位于西雅图奥斯特维拉村的写作基地一看,觉得那里的环境太优美了,空气太纯净了。我们住的地方在海边的原始森林里,漫山遍野都是高大的古树。大尾巴的松鼠在树枝上跳跃,红肚皮的小鸟在树间飞行。树林下面是草地,一两只野鹿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。那里的气候是海洋性的,阴一阵,晴一阵;风一阵,云一阵;雪一阵,雨一阵,空气一直很湿润。粉红的桃花开满一树,树叶还没长出来,长在树枝上的是因潮湿而生的丝状的青苔。我们住的是一座木结构两层楼别墅,我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。房间的窗户很大,却不挂窗帘,我躺在床上,即可望见窗外的一切。窗外是草地,草地里有一堆堆像是土拨鼠翻出的新土,每个土堆上都戴着一顶雪帽。再往远处看,是大海。海的对岸是山,山上有积雪,一切都像图画一样。

然而,我们不是单纯去看风景的,也不是

专门去呼吸清新空气的,我们担负的使命是写作。于是,我尽快调整时差,跟着美国的时间走,还是一大早起来写东西。除了通过写日记,把每天的所见所闻记下来,我还着手写短篇小说和散文。每天写一段时间,看到外面天色微明,我就到室外的小路上去跑步。跑步期间,小路上静悄悄的,一个人影都没有,我未免有些紧张。因为树林边有标示牌提醒,此地有熊出没,我害怕突然从密林里冲出一只熊来,把我拖走。还好,我没有遇到过熊。只有一次,我遇到了一位穿着头帽衫遛狗的男人,他的巨型狗看见我,不声不响向我走来。狗要干什么,难道要咬我吗?我吓得赶紧立定,大气都不敢出。狗只是嗅了嗅我的手,就被它的主人唤走了。

我们在美国写作遇到的困难是,美国朋友把我们两个往别墅里一放,只发给我们一些生活费,就不管了,没人给我们做饭吃。两个大老爷们儿,一时面面相觑,这可怎么办?肖亦农说,他在家从来没做过饭,我说我做饭水平也一般。人以食为天,总归要吃饭,我只好动手做起来。我蒸米饭,做烩面,烧红薯粥,还摸索着学会了烤鸡和烤鱼,总算把肚子对付住了。利用那段时间,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《西风芦花》,还写了两篇散文。其中一篇散文《漫山遍野的古树》,写的就是奥斯特维拉的原始自然生态。

有了在美国写作的经历,以后再出国,我们都会带上未写完的作品,走到哪里写到哪里。

我一般不参加夜间活动,朋友晚上拉我外出喝酒我也不去,我得保证睡眠,以免影响写作。从文后所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可以看出,我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莫斯科都完成过短篇小说。

在宾馆里写作

写作几十年,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名声。有外地的朋友愿意在吃住行等方面提供便利,让我到他们那里写作。我感谢朋友们的美意,同时也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。

有一种说法是,现在有的作家住在宾馆里写作,吃饭有美食,出门有轿车,生活安逸得几乎贵族化了。说这样的作家因脱离了劳苦大众,不了解人民的疾苦,很难再写出有悲悯情怀、与大众心连心的作品。对于这样的说法,我并不认同。托尔斯泰郊区有庄园,城里有楼房,服务有仆人,本身就是一位贵族,但他的作品始终葆有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,充满宗教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。看来问题不在于在什么条件下写作,而在于有没有一颗对平民的爱心。

我自己之所以不愿到外地宾馆写作,在向朋友们解释时,上面这些话我都不会说,我只是说,我习惯在家里写作,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巢窝。只有在自己家里,闻着自己房间的的气味,守着自己的妻子,写起来才踏实,自在。

无奈的是,作为一个社会人,我有时必须

到宾馆里去住。比如说,作为北京市的一名政协委员,十五年了,每年的年初我都会去宾馆参加会议,头五年住京西宾馆,后十年住五洲大酒店,每次一住就是六七天。在宾馆里住这么长时间怎么办?还要不要写东西呢?去开会之前,我手上一般都会有正在写的作品,如果不带到宾馆接着写,我就会中断写作。三天不写手生,倘若中断了写作,回头还得重新找感觉。为了不中断写作,我只好把未完成的作品带到宾馆继续写。因为我的习惯是一大早起来写作,所以并不影响按时参加会议和写提案履职。加上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,洗澡,休息,喝茶,吃水果,都很方便,不会影响别人休息。算起来,我在宾馆里写的作品也有好几篇了。例如我手上正写的这篇比较长的散文,在家里写了开头,就带到五洲大酒店去写。在酒店里仍没写完,拿回家接着写。

此外,我在西安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地的宾馆,也写过小说和散文。

总之,一支笔闯天下,我是走到哪里,写到哪里。我说了那么多写作的地方,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我还没说到,那就是我的心,我一直在自己的心里写作。不管写作的环境怎么变来变去,在心里写作是不变的。心里有,笔下才会有。只要心里有,不管走到哪里,我们都能写出来。我尊敬的老兄史铁生说得很好,我们的写作是源自心灵,是内在生活,写作的过程,也是塑造自我、完善自我的过程。

紧急集合

■曹新旺

在军营中,有这样一句俗语:老兵怕号,新兵怕哨!尤其是新兵连里的紧急集合哨,用句不太恰当的话说,那真是耍命啊!

当你正做着甜美的梦时,几声短促有力的紧急集合哨吹响,你的美梦彻底破碎,心跳加速。

1990 年 12 月,天寒地冻。我们一帮热血青年告别父老亲朋入伍来到塞北某军营。排列整齐的红砖红瓦的房子,坐落在海拔两千米高的山坳里。

军中第一夜,睡在了八个人的大通铺上,这让在家独立生活的我多少有点不习惯。也就是这睡八个人的通铺在以后的紧急集合中让我们出了不少洋相!

紧急集合是每个军人的必修课,通常以警报、哨声等为信号。新兵到部队后训练紧急集合是必须的。记得新兵连第一次紧急集合,我就出了个大洋相。那是到部队的半个月之后。那天夜里,我和战友们正做着美梦呢,迷迷糊糊就听到哨响。有机灵的战友坐起来压低声音喊:“快!快!紧急集合!”一听紧急集合,我的心一家伙就蹦到了嗓子眼儿,心跳急剧加速,血压噌噌往上蹿,额头、手心里全是汗,整个人像傻了一样,不知道该干啥了!

“你干嘛呢?发什么愣?赶紧打背包呀!”一个战友对着我急喊道。

我一个激灵,急忙打背包。但越急越乱,越乱越急,背包怎么也打不好,像棉花团一样,根本就没有军用背包的样儿。更要命的是,在穿裤子时,当我把左腿穿上后,竟然找不到另一只裤腿了,黑灯瞎火随手一摸竟摸到一条人腿。闹了半天,另一条裤腿被我邻铺的兄弟穿上了,等于一条裤子,我穿了一条腿,那兄弟穿了一条腿,真是应了那句:“好得穿一条裤子!”

我当时有点急了。我说:“哥们儿,你的腿穿到我裤子里来了。”这哥们儿说:“这是我的裤子,你穿错了!”

当我们这对难兄难弟抱着被子冲到集合

点时,已经超过了紧急集合规定的时间,挨训也是必然的。当时,有个老兵班长实在是憋不住,笑出了声。他说:“你们自己看看。”两边一瞧:我的天呀!这叫什么集合哟!用“丢盔卸甲”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有帽子戴歪的,有没系鞋带的,有鞋在手里提着的,有没穿袜子的,有裤子穿反的,有扣错扣子的,有背包散了的,有抱着被子的,那场景能把人笑傻了。

再看看自己,鞋子穿反了,穿了一只袜子,扣子上下错扣着,被子本应背着,而我却抱着,手里还提溜个脸盆,别提有多狼狈了。

新兵连连长在批评我们这些新兵的同时,也耐心给我讲解了紧急集合应该注意的问题,使我感受到部队那种严与爱的关怀。

洋相百出的第一次紧急集合,给大家提了个醒,大家都盘算着下次紧急集合怎么办。有人开始偷偷练习,我一样不敢掉以轻心,也悄悄地琢磨起来,背包怎么打才能结实,衣服怎么穿才能顺利,袜子、鞋子怎么蹬才能更快点……为了不再让俩人穿一条裤子的“悲剧”重演,我每天睡觉前都会把军裤放在枕头边,以便顺手就能拿起。

但即使这样,第二次紧急集合,我们依然是洋相百出。那次是紧急集合后全副武装奔袭三公里,这又是我们这些新兵所没有料到的。在奔袭的路上,就听到有“咣当”脸盆掉地上的声音,有“你把鞋子给我踩掉了”的抱怨声,有“呼哧呼哧”喘粗气的紧张声……声声入耳,更加重了紧张气氛,让人有些喘不上气来。

一路奔跑到了目的地,再看我们这些奔跑者比上次还要惨。汗流浹背就不用说了,有人把帽子跑掉了,有人鞋子剩一只了,有的人脸盆没了,有的人背包散了。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,有个伙计的裤子快掉到臀部以下了,真像个被打败的逃兵。有人提醒:“你咋不提提裤子?”那位说:“咋提呀?我这两只手也没闲着呀!”大伙一瞧,可不是嘛,这伙计的两只手正抱着散开的被子呢!其实,那次紧急集合我们



并没有跑够三公里,才跑了一公里,若要跑上三公里,估计这伙计的裤子得掉到大腿以下。

回到宿舍,大家提起这些,都快笑岔气了!乐后,大家又有些抱怨,明知道我们新兵不行,还让我们全副武装跑那么远,这不是整人嘛!但现在想想,这种思想是错误的。没有严格的训练,哪来过硬的军事素质,没有过硬的军事素质,哪来战场上的胜利!所以说,军队就是军队,训练场上多流汗,战场上少流血。这是铁律!

一晃三个月的新兵生活结束了。这三个月中,我学到很多,懂得了很多,收获了很多,坚强了很多。三个月的新兵训练让我受益终生。此后虽然听到哨响还有些小紧张,但洋相已基本不再出现。

那年夏天,天好似被谁捅了窟窿,大雨倾盆而下,让人有些压抑。一天夜里,听着雨声,我与战友很快进入了梦乡。突然,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响起。就听走廊里有人大声喊:“紧急集合!穿好雨衣,不打背包,到工具室领战备锹!”

深夜!暴雨!不打被包!带战备锹!不像平时的紧急集合,一定有情况!

队伍迅速集合完毕,带队的领导作了一个简短的战前动员:“这次紧急集合,是驻地发生

了严重的山洪,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,地方请求支援,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开赴抗洪抢险一线,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!”简短的动员,让我们感到了肩上责任的沉重。

我们一路急行到达了抗洪区域。

与洪水搏斗了三天三夜,保住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可我的一位好战友却在那次抗洪中为了救落水群众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他被大水冲走的瞬间,竭尽全力把群众推到安全地带。群众得救,他献出了年仅 18 岁的生命。我们沿着他被冲走的路线,一路哭喊着、寻找着,我们多么希望他能活着回来。而那位得救群众则在出事的地方长跑不起。三天后,我们在下游找到了战友的遗体。

遗体告别那天,连长含泪特意吹响了紧急集合哨。那次集合,我们都眼含泪花。

那位战友被迫授为革命烈士和抗洪英雄荣誉称号。

告别战友,向天鸣枪!

枪声中我感受到军人的付出和奉献、平凡和伟大!感受到了,军人的价值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才能体现的!也让我更加懂得了,和平时期军人的牺牲不仅仅是在战场!

暴雨中的那次紧急集合令我刻骨铭心!